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卅三.

吃過午飯，大家分頭行事，東尼去借車，我想去找個朋友，借些資料惡補一番。凱洛琳也要出去接洽回里約的便車，我便邀她同行。她與菲力約好五點鐘在教堂前的廣場見面，我答應她一定準時趕到。我還必須在七點以前回來，在這裡與東尼等會合。出門後，我攔了一輛計程車，她嚇得直伸舌頭。我說：「抱歉，只有勞斯萊斯可坐，將來有機會，再請妳坐牛車！」

上了車，她故意坐得離我老遠。我拍拍身旁的坐墊，她頑皮地笑笑，不理我。

我睜大眼睛，望著她身旁的車門，嚇她說：「別動！」

她若無事地轉頭看看，我說：「有隻蟑螂鑽進門縫了！」

她聳聳肩，不肯上當。

「妳很猶太！」我只好自我解嘲。

「為什麼？」她不解。

「因為猶太人不肯施捨，很小氣！」

「誰說的？愛爾蘭人才小氣！」

我又錯了！要說俏皮話，還必須有共同的語言。

「妳晚上去嗎？」她一直沒有表示是否要去，尼奧早已把她當做外人，也未徵求她的意見。

「當然會去。」

「為什麼是當然？」我有心挑逗。

「你以為是為了拜月？」她瞅著我，很俏：「我不信月亮能給我什麼！」

「妳到底是美國人，連夢都沒有一個。」

「妳到底是中國人，連幽默都不懂。」

我們笑著，我恨不得抱著她狠狠親熱一下，我不禁訕訕地說：「很可惜！」

「可惜什麼？」

「可惜中國與美國的距離太遠了！」

她不答腔，把臉掉向窗外。我這個老毛病總是改不了，只會在口頭上賣弄一下，不採取行動，又能期望什麼呢？她馬上就要離開了，理應把握良機。她知道我對她的情意，如果再不進一步，也只得到此了。

我鼓足了勇氣，問她：「妳能不能為我做件事？」

她回過頭，頗有戒心地看著我，說：「你說。」

做什麼呢？我想請她不要走，又知道這根本不可能，只好說：「希望妳在走前不再吸食大麻。」

「別開玩笑！」

「這只是我的希望。」

「這又能證明什麼？」

「證明妳能控制妳自己。」

「大麻不會上癮，我隨時可以不抽。」

「今天妳就辦不到。」

「當然可以，但沒有必要。」

「有必要！」我堅定地說：「我們明天就要分手了，今夜是最後一夜。希望妳我在這短短的一天中，能夠頭腦清醒地在一起。」

她想了一會，說：「好，我答應你。」

我感激地握住她的手，輕輕地移近唇邊吻著，她優雅地把手抽了回去。我趁勝追擊：「還有一個請求算不算多？」

「一個和兩個沒有多大的分別。」她輕鬆地說。

「為了留個美麗的回憶，行前能否讓我吻妳一下？」

她立刻扭過頭去，不置可否。我知道她沒有拒絕，頓時心花怒放，又補充一句：「不論妳同不同意，今夜我要試試。」

「喂！中國人！難道你們連做愛都要事先規範？」

「啊！那倒不需要，但是求吻可不一樣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中國有些地方乾旱缺水，接吻之前要先漱口才行。」

我決定今夜搬回她房中，夢想著她的香唇，她的擁抱。我堅信，在那一道防線攻破以後，便是冰山也能溶解。

她的過去，一點都不重要，我要的是她，是過去所塑造成的她。甚至那一直騷擾我的同性戀說法，也不再是阻礙，只要她與我和好，這種謬論自然不攻而破。

我的朋友不在家，我便陪她去接洽便車事宜。而她那批朋友要下午三點多，才會來海灘作日光浴，此刻為時尚早。

「沒想到會坐計程車，所以來早了。」凱洛琳滿心歉疚。

「不早，我們還有三十六個小時。」

「你們中國除了算盤還有什麼？」

「還有十億人口！」

「我不信！我只聽到一些空話。」

她說的不錯，可是除了口頭賣弄外，我還能怎樣呢？

「你的朋友從里約來沙市，只為了作日光浴？」我換個話題。

「是的，里約很悶熱，氣候沒有此地宜人。」

我們走到海灘盡頭一座古堡旁的草地上休息，口裡飲著冰涼的椰子汁，身體曬著暖烘烘的太陽。天色像是一整塊淨青的玉璧，不帶一絲雲彩。那斜掛的金色陽光，在爽涼的海風下，連剩下的一絲火氣也被吹得煙消雲散。到處是閒散快樂的人，成雙的情侶，成群的頑童。有人在石岸上垂釣，也有人在水裡戲浪。

我不斷地找些話題與她談，她總是靜靜地聽著，偶爾糾正一些我在時式或單複數應用上的錯誤。有時為了避免正面的回答，或無意讓我的夢囈太過平淡，她偶而會來個突擊式的反問。我不甘示弱，也學會了預設圈套，兩個人不知不覺的鬥起來。

我望著那無垠的海平面，夢語般說著：「海的那邊是我的家。」

「你懷念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我在那裡生長，我屬於她。」

她淡淡的若有所思。

「妳也懷念家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妳見了我的家一定會喜歡的！」

「奇怪！為什麼不是你喜歡我的家呢？」

我得意地說：「我當然喜歡妳的家！」

她自知失言，紅著臉，閉上眼，仰臥在草地上，不再作聲。

陽光蓋在她身上，在她青春的輪廓上投射出連續的弧線。她可愛的面龐煥發著光彩，雙頰像初綻的薔薇，透著羞意。

她起伏的胸脯，是光影最溫柔的傑作。在優美無匹的起伏之間，兩顆孕育著密汁的紫葡萄，傲然半踞在山峰的頂點。

最令我心折的，是兩峰之間，若隱似現的豁谷，極具韻律地波動著。不知不覺地，我的心也隨著跳躍，一種不可遏止的慾望，誘使我伸出手去，我要犁遍這蔥翠的草原，播下我熱情的種子。

她察覺了我的痴態，翻過身去，伏臥在地上。我趁勢愛撫著她的秀髮，俯下身去，嗅著那清幽醉人的芳香。

「幾點鐘了？」她突然問。